

## 评王济远画伯的画

两月来故都的艺术空气可谓浓厚之至，有张大千、溥心畲的中国画；日人清水、魏庚的洋画；最近又有万国美术会的中西画家的西画；同时中山公园董事会有湖北旅平（指北京）同乡的赈灾国画展，可谓一时之盛。前天报上又载有上海美专副校长王济远先生来平开展览会的消息，今天王校长在北京饭店六楼招待记者和来宾，高兴极了的我，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坐上电梯，走进陈列馆去观观光。看了四个多小时，每张作品都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觉得有许多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方，写出这篇小文章来，希望爱好艺术的同志们不客气地指正：

### 一、油 画

王先生的油画比他的水彩画还高明些。油画的好处，第一是敢用颜色；第二是油色不单薄。在《崂山烟云》（就是请柬上印出的那一幅）和《小青岛》两幅里可以看出来。

（1）王先生缺乏西画的基本练习，对于用光（光的方向、光的分佈）和“色值明暗”一点把握没有，所以在许多幅画上“光”是孤立的，好像是用电光在不同方向角度照在画幅上，虽然有极重的强光，但全幅是暗的。因为画幅上的光是多方向，所以很难得到一个“统一的明暗效果”，因为“色值明暗”没有把握，深浅明暗的对照往往发生错误，该深的不深，应浅的不浅，结果是远近虚实不分，画总是塞死在镜框里。假如王先生本意要画二度式的画——持平的、装饰趣味的画（好像文艺复兴前初期画家、中国画，或是哥更得尼的画）还可以说得过得去。但事实上王先生的油画水彩是三度式的，是要表现“面”的前进和后退的，换句话说是要“离开镜框”的，那么对于“光”和“色值”的用法，却不可不有相当的把握。例如 36 号《白塔》一幅，白塔的形式比例，也许是先生初来北平没有深刻的观察不甚准确外，最令人不快之感的方面就是用光的不合理。就画面上看，光是从左上方来（看画人的方向）所以塔的左边，中景小屋的左墙都受光，但是为什么中景的堤岸上一点光都没有？白塔受光处变成了浓重的桃红色，为什么后面衬着一块阴惨惨的天？前景的水为什么一点光都没有？又如 19 号《试骑》，前景骑马的人受正面偏右的强光，中景的红石同时也受强光，为什么前景的地是阴惨惨的？还有第 5 号《旧教堂》，右边上部圆钟楼右部受光，正面右边一个柱子受光，为什么别的柱子都是黑的？前景汽车上的光，画幅左部的光是从什么方向来的，为什么这样纷乱？又如《万寿山》一幅，房子把旗女的脸色照成桃红色，但为什么旁边的树木仍然是菜叶绿？38 号《公园内景》，“公理战胜碑”上涂的是石灰白，为什么前景地上一点光没有？又如 23 号《北九水》，全幅是暗的，远景近景没有多大区别。就是阴天下雨，明暗对照也不会这样单调，何况画面上并不是阴天呢？

（2）笔触。王先生的笔触太不单纯化，琐碎零乱，表现的东西有限；即如上面提到的《崂山烟云》，在色彩上是比较成功的作品，但是前景的树木未免太琐碎。23 号《北九水》中景的树有立方体风味，换句话说，有寻求单纯化“面”的意思，但是前景为什么这样琐碎？用黑黄

小点的小石头对全幅的趣味统一上有什么帮助？与中景树木之寻求单纯是不是相背而驰？又如 20 号《鱼鳞瀑》，画山不用较大的面，瀑布比棉花还软，瀑布到了镜框边怎么突然不见了？笔触零乱琐碎的毛病在王先生的水彩画里更充分地表现出来。

(3)用色。王先生用色十分大胆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用色有两种不同的方法：第一种是颜色的数目少而变化多；第二种是用色的数目虽多，不但不受它的累，并且能用色来表示明暗。前者容易得到色彩的统一调合，最好的例子是哥罗或前期的马奈。后者的问题比前者复杂得多，非对色彩运用有独到之处，不会得到好效果，鲁那尔或彭那较为近之。王先生喜欢用色，敢于用色，当然是属于后一派的。但是王先生对于色彩的认识还有许多不妥之处，“趣味”的洗练上更缺乏修养，所以还不能把数目繁多的色彩用到好处。《公理战胜碑》、《万寿山》、两张《鱼鳞瀑》都可以看出来，水彩画里更可以看出来。

## 二、水彩画

看完了王先生陈列出来的十二张水彩画，真是令人失望。水彩画技巧之难在油画之上。要用简单的笔触，稀薄透明的色彩，表现大自然光色的奥秘，当然不是很容易的。既名水彩画，一定要皎洁透明，颜色的层数越少越妙，用笔以挺拔矫健为上，温柔细腻为次，Turner Peter je wiut 的作品很可借鉴。中国的没骨画也是极好的例子，虽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。王先生的水彩画和他的油画犯同样的毛病：如《绿色风景》，绿色山坡后边衬以豆绿天，土红房子“孤立”在中间，一点空气意味都没有。全幅是 Bouche 的！43 号《古城》，城门洞内立着一个人架子，远景（门洞内）的明暗和最前景城墙的明暗是一样的，天压在城墙上，左边墙上的草挂在天上，乌绿色的云和城洞的阴影区别甚少，构图贫乏空洞，用笔杂乱琐碎。40 号《湖舫》，船后水天满涂，一点变化没有，把前景的东西整个压得紧紧的。船篷上有光，舟子身上有光，为什么前景地上、柳树干完全没有光？左边那个舟子是站在什么地方，在岸上？还是在水上？《静物》画得比较用心，但是灰色调子布满各处，受光的色与阴影的色分不出来，玻璃瓶、果子、桌子、墙都是同样的画法，不能表现出不同的物质对光而画是比较难画的。47 号《鲁森堡公园》，人物与建筑物、树木的比例不合，王先生画的不是 Sorbonne（索邦神学院）教堂，而是罗马的圣彼得大礼拜堂。苍黄树下衬着碧绿的草，苍老的天加上粉绿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？全幅也是阴惨惨没有光影的对照。

王先生画的国画的艺术价值如何，作者不敢批评，还有请国画专家来说话。最后希望王先生努力西画的基本练习，对于王先生天生带来的色彩喜好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
（原载《大公报·艺术周刊》第 52 期，1935 年 9 月 28 日）